

色以尔

小說月報叢刊第三十四種

包以爾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The Short Stories Magazine Series
Johan Bojer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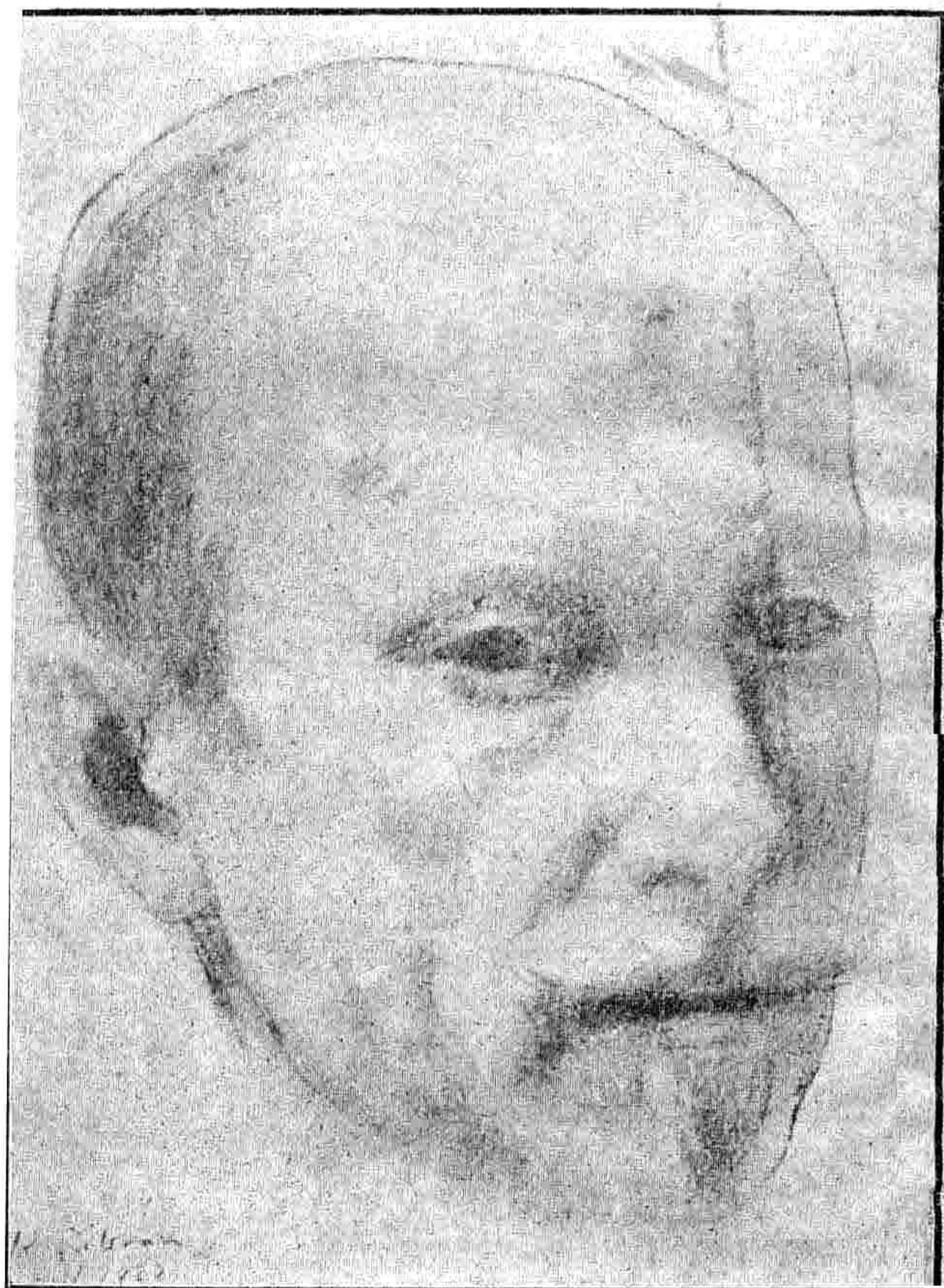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十四年三月初版

此書有著作權
 必究翻印

（小說月刊）
 包以爾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輯者	小 說 月 報 社
發行者	商 務 印 書 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 務 印 書 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 務 印 書 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西安南京杭州 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長沙 常德衡州成都重慶廈門福州 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包以爾像

目次

挪威現存的大文豪包以爾	沈雁冰（一）
包以爾傳	沈澤民（一四）
包以爾著作中的人物	沈澤民（二六）
包以爾的人生觀	沈雁冰（三四）
包以爾著作之英譯本	沈雁冰（三九）
卡利奧森在天上	包以爾著 冬芬譯（四〇）

挪威現存的大文豪包以爾

沈雁冰

若有人問瑞典現代的文學界可以舉什麼人做代表；我們立刻可以推舉出兩三個人麼？

可以的！我們可以毫不思索地說出兩個名字來：其一是他的大詩人赫騰斯頓（Verner von Heidenstam）——這個名字若照瑞典文寫出來應作 Verner af Heidenstam 但因 Heidenstam 氏自一七七〇年因貴族的關係改 af 爲 von，沿用至今，很像一個德國人名了。）餘一便是女文豪大小說家散麥拉綺爾羅孚（Selma Lagerlöf）了。

若有人再問：現代挪威的文學界可以舉什麼人來做代表呢？

這也是可以毫不思索地說出兩個名字來：其一是哈姆生（Knut Hamsun），

餘一便是包以爾(Johan Bojer)了，——這兩位都是小說家。

瑞典詩壇的偶像，——正也不妨說是斯干的那維亞詩壇的偶像——赫滕斯頓「居之」久矣，恐怕也實在祇有他能有做領袖的資格。但是除德國而外，歐洲人尙不大理會他；這緣故一半是因為他的文調急促而文情隱約閃爍，本來就不容易理會，一半是因為他的文體過富於浪漫主義的色采，非現代人所喜歡。哈姆生的文名不廣布於英美，至少也是受了他自己著作的本身的影響——在文壇高唱「文學社會化」的時候，主觀的自傳的著作也是不大歡迎的。從此也便可以明白為什麼拉綺爾羅孚和包以爾——在他們本國和赫滕斯頓與哈姆生聲名相並的呵！——偏能早得國外文壇的注意。

所謂「瑞典散文之主母」的拉綺爾羅孚很配名列世界現存諸領袖文豪之一，是無待申說的；她是瑞典學會(Swedish Academy)諾貝爾文學獎金即由此

學會授與的）定額十八員中唯一的女會員，她在本國文壇上的聲譽，數十年如一日，在近來新進文家極多與文藝思潮變換極快的時候，她也從未受到一言的攻擊。她所以能如此的受人一致稱賞，實在因為她的著作含有兩個特色：（一）是文體的精醇和活潑，無人能及；（二）是能表現瑞典民族的內隱的神秘性。這兩點若分離了，沒有一點能使讀者注意，但是合起來却好造成了拉綺爾羅孚不朽的盛名。但凡讀過“*Goeta Berling*”和“*Jerusalem*”這兩部書的，總說得出作者描寫那半覺醒而尚未到啓明時期的意識，何等地朗澈，使人歡喜。人類的運命在拉綺爾羅孚眼裏看出來，覺得過去是困阨的，現在是困阨與康樂交錯的時代，將來却一定是康樂。

同樣的思想又見於包以爾的著作中；似乎包以爾的帶悲觀色的樂觀思想更欲來得顯明些。我們便說他們倆是代表斯干的那維亞文壇由自然主義轉移

到新浪漫主義的，也不算過甚啊。

這樣的說來，包以爾在現代斯干的那維亞文壇上的地位，多少可以明白一點了，以下便先講包以爾的身世罷。

*

*

*

*

挪威現代的兩個代表的文豪哈姆生和包以爾出身都是寒微的；哈姆生的身世，我在海外文壇消息第一和第十五兩條中曾約略說及，包以爾的身世也在海外文壇消息第二十八條中提起過，現在不妨再說幾句。

包以爾是一八七二年三月六日生於挪威的奧克特爾蘇倫 (Orkedalsø-

ren) 鄉，這是相近於德倫的英 (Trondhjem) 的一個鄉村。父與祖的名氏都不

甚可考。僅知他的母親是人家一個婢女，既生了他，其勢不能自行撫育，遂把他寄乳在列森 (Rissen) 地方的一個鄉人家裏。那個乳育他的女人名愛麗絲佛頓；在

她自己的一羣孩子裏，包以爾也長大了。

包以爾那時的生活除一星期中到鄉小學讀兩天書之外，就是釣魚和牧牛。因爲他彷彿是個棄兒，沒有人照顧，他的衣食全恃替人做工換來的，所以連這一星期兩天的書都讀不長久；大約在十三四歲的時候，便不讀書，在一個鄉下人名字叫做 Andreas Fallin 的那邊做工了。一直到十八歲，不知怎樣被他進了德倫的英 (Trondhjem) 的一個陸軍小學校（訓練下級士官的）在那個學校裏讀了三年書。雖在這陸軍學校裏，他却滿意想做個詩人，所以一出學校，更不進營服務。但是爲生活所逼，也不得不想個謀生的方法。因此他轉而進一個商業學校學習一點速成的商業知識，以後數年的時間，完全費在歷試各種謀生的方法。他曾到陸福羣島 (Lofot Islands) 上做魚販，又曾做掮客，又曾做經理縫衣機的小商人。在這些不斷地和生活競爭的時間內，也做成了兩本書：“En Moder”（義

云母親）是一八九四年出版，“*Helga*”是一八九五年出版。這兩本書倒也是小小的成功，他公然被視作一個著作家了；他乘這第一次的榮運遂旅行到巴黎去——因為文學家不可無旅行。

事情很不能像他預料的那樣順利，他從巴黎趕回來——經過荷蘭——仍是一個不名一錢的著作家。以後發表了謊的勢力、世界的面目、人生偉大的餓者等書，還總算是半成功半失敗；同時他又旅行意大利德意志丹麥英法，足跡幾徧歐洲。現在他是一個成功的文學家，最近的著作“*Dyrendal*”——出版就引起國外文壇的注意，著作譯為德法文已有多種，譯成英文的有五種，都在兩年以內出版的。他的同國人 Carl Gad 曾著一本書研究他的著作與思想，名為包以爾其人及其著作，現在也有英譯了。

他見在住家在赫佛爾思達（Avalstad）鄉。

包以爾的著作曾被比擬爲『初夏的到臨，吸收雪與日光的混合品』（本是包以爾著作寶地內的一句話）雪是包以爾著作中的悲觀思想，日光是樂觀；包以爾著作中的漸次發展的樂觀思想裏常帶有悲觀思想的淡色，却好像初夏到臨時在暖烘烘的漸漸得力的日光裏帶有雪的寒冷的氣味一般：在挪威的初夏簡直就是這般的。英文學家高斯倭綏（John Galsworthy）批評包以爾的著作道：『他那冷酷的寫實精神是具有包容深沉的陰暗及北方的日光與美底民族的特色。』這兩個比喻都是確切的，但都不是一望得解的，不能沒有一些更具體的解釋。

我們先須明白包以爾是一個有理想的人。他是一個思想家，對於人生的一切問題曾下過苦思而煩悶的辯難。他解剖人生的祕密，透過他的路程直抵其最

後的目的——人生的律令與價值。包以爾著作中的人物大半是描畫或代表一個健全的理想；他們不是「人」，却是「人生」的某欲念某行動與理論。換句話說，他們都是象徵的。這種樣的表現法每易減少著作中的寫實色彩，至於無，使讀者祇覺得有著作家一個人在那裏說話，而不覺有「人物」；但是包以爾能够趨避這一層危險。在他的著作裏，仍都保留着「寫實」的氣色。不論我們讀人生呢，或是讀偉大的餓者寶地等等小說，總覺得其中的男男女女都是「活人」，決不至覺得他們是「人生」的象徵，是力是時是命。他的著作是寫實的，却又不止於寫實。

但又明白包以爾雖是個理想者，却決不是一個空想的理想家。他對於人生的樂觀也不是說人生是處處順利，毫無荆棘，乃是謂人生的終極總是有希望的。我們看他描寫人生裏愛斯屈利的命運便可明白。

人生的結構和命意大概如下：

富有的彭大將很快樂的家庭住在挪威北部的鄉間，在寒冽的風與雪的環境裏，他的家裏永是暖烘烘「如登春台」；他和他的家族是生活在「陽光」之內的。和彭大將的境況絕對相反的，有列斯大佐的家庭；他們都是生活在「黑影」內的。這位列斯大佐本是一個退職軍官，他的命運和『許多挪威軍官一般，當初未嘗不抱着前進的努力與夢想，』但是時間過去了，地位却不進，後來只好受了很少的一點養老金來這鄉裏過他的愁慘生活。列斯大佐本來也是和彭大將一樣的是陸軍大學的同學，兩人在校時本就是對敵，但是彭大將早已高升了；列斯大佐很疑心是彭大將從中阻撓他的升官，其實不然。現在他們又同住在一個鄉裏了。

彭大將是極想和大佐棄却舊怨，從新做朋友；他的女兒——櫻格——和大

佐的女兒愛斯屈利又是同學，而且相好的，彭大將一家是極願意和大佐這一家來往的。然而大佐久蓄的怨恨阻止他和彭大將做朋友，並且禁止自己的兒女到他家裏。愛斯屈利每逢到彭大將家裏，總是瞞過父親的；後來她和彭大將的兒子有戀愛了，——自然他也愛她——也是瞞着父親的。她的生活是向着「陽光」了，不幸另有一個人來做她的情敵，她於是終於失敗。

從表面上看來，人生前半是滿裝着「笑」「光明」「音樂」和「跳舞」，後半是浸染了「陰鬱」與「風波」——愛斯屈利的失敗——但是這正好像是『秋風吹到湖上，使水面暫時的增了一層黑暗』罷了，失敗的愛斯屈利乘了個帆船出發，正象徵人生的光明，即在彼岸；人類的命運，正和愛斯屈利的一樣：過去是陰暗；現在是空幻的光明的一閃剛剛過去，所以也現出陰暗；但將來却有真的光明等着你自去找來呵！

包以爾著作的大概面目。人生可以做個代表；但是最近他發表了一本小說“Dyrendal”，却別具風味，所以現在也把他解說一下。

在這本蒂倫達爾中，包以爾不再把書中的人物作為象徵了；澈頭澈尾的寫實色采顯然隨處可見。這是一部描寫德倫的英——他生身之鄉——農人生活的小說。書中主人翁是個女人，名瑪柴，一家小康農家的女兒。她本已和一個官吏訂了婚約，後來因為那官吏另愛了一個富的女郎，瑪柴就被棄了。瑪柴遭此不幸，又加之家庭內的變故，幾乎欲「墮落」；於是她斷然把自己的身子許與一個卑鄙——却是有錢——的馬販海斯。她這行為，含有兩個目的，一是要嘔羞從前的戀人某官吏，二是要恢復她娘家的厄運。事情很順遂的都辦成功了。却是第三個慾望又擾動她使不稱心滿意。這個慾望就是欲個兒子來「娛樂膝下」。因為海斯的

生意愈好，產業愈多，便愈覺得有個兒子的必要；却是瑪柴自己偏偏不生育。

最後，瑪柴對於自己失望了，於是打算過繼一個螟蛉子；她有一個窮苦的姊姊，有一個兒子，年紀有四歲了，一向是不往來的，現在被瑪柴想到了，便欲討這個小孩子來做兒子。四歲的孩子當然是戀着自己的娘的，瑪柴用了許多方法哄騙他，他總是不肯住下。但是，瑪柴的姊姊另有一個十歲的大孩子倒很願意到瑪柴家裏，所以便把十歲的尼爾帶了去。這尼爾又是個極淘氣極沒良心的孩子，包以爾描寫瑪柴用種種方法管教哄騙尼爾的一段文字，真本色到了極點。求子的心使她變為很能忍耐的女人，而且忘了尼爾的不肖。她和海斯為尼爾娶親，並且真個把所有的田地——就叫做蒂倫達爾的——都給了尼爾夫婦，只剩一座茅屋自己住；但是結果反惹起了一場痛苦的口角。

瑪柴在尼爾身上是失望了，却又另有一個希望橫插進來；原來海斯未娶瑪